

[英] 奥斯汀



理智与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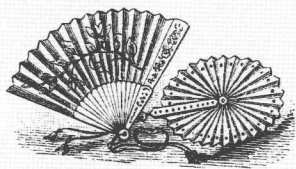
Sense and Sensibility



[英] 奥斯汀

理智与情感

孟瑞国 译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智与情感 / (英) 奥斯汀著; 孟端国译. - 北京: 台海出版社, 1999.10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第一辑/程源主编)

ISBN 7-80141-106-4

I. 理…

II. ①奥…②孟…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4999 号

责任编辑: 山 川

理智与情感

台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中路甲 36 号 邮政编码 100088 电话 010-62387035)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平谷县大北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大 32 开本 130 印张 3180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141-106-4/I.33

全套定价: (11 册) 165.00 元

本册定价: 15.00 元

译序

世界古典名著《理智与情感》是英国文学史上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简·奥斯汀（1775—1817）的代表作之一。作者生活与写作的时期，英国小说正经历着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纪的前十年，大师菲尔丁开创的英国现实主义传统几乎完全中断，四十余年间，英国小说被一派假浪漫主义伤感的泪水给淹没，这期间没有生产出任何重要作品。直到1811年，简·奥斯汀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才打破了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闷局面。先后她继续又发表了《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等著名的作品。她的这些作品问世以其理性的光芒照出感伤派小说的矫揉造作，使之失去容身之地，从而为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高潮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理智与情感》初稿于1795年，后来几经删改，过了十余年才得以出版，它是作者的第一部作品，也是最富有幽默情趣的作品之一。小说以两位女主人公曲折复杂的爱情风波为主线，通过“理智与情感”的幽默对比，提出了道德与行为的规范问题。

小说主要写的是，约翰·达什伍德先生继承父亲的遗产之后，有心让他的继母和同父异母妹妹们过上舒适的生活。然而他的妻子范妮却另有一番打算。尽管已富足有余，她还是颇有心计地阻止她的丈夫帮助他的继母与妹妹们。当范妮的弟弟爱德华与约翰·达什伍德的异母妹妹埃丽诺相爱时，范妮决定不让他们联姻。她的做法让年老的达什伍德夫人及女儿处境困难，不得不接受了亲戚约翰·米德尔顿爵士的帮助，住进了他的一幢房子里。

达什伍德夫人和埃丽诺·玛丽安愉快地居住在座落于巴顿庄园的一所别墅里。在那里她们遇到了约翰爵士的朋友布兰登上校，布兰登立即被玛丽安所吸引。但玛丽安却认为他已35岁，年龄太大，

拒绝了他的求婚。她爱上了一个到相邻的庄园来拜访其富有亲友的年轻人约翰·威洛比。

有一次，大家正准备出游，但布兰登上校被神秘地叫走了。后来让姐妹俩吃惊的是她们听说，上校已有个女儿，至少她们听到了这样的传闻。威洛比像是有意要让玛丽安对布兰上校印象不佳，这让埃莉诺感到不高兴。在上校突然离开后不久，威洛比也突然告辞，并且没有给玛丽安一个让人信服的解释。埃莉诺对他这种告别方式倍加担心，在他还未与玛丽安缔结明确的婚约时尤其如此。

一周之后，爱德华登门拜访。虽然埃莉诺被他所吸引，但他却好像对她无兴趣。没过多久他告辞了，也未给她留下什么希望。

在此同时，约翰请露西和她妹妹来作客。埃莉诺在露西口中得知爱德华与露西已订婚四年了，但爱德华的母亲不允许他们结婚。

过了没多久，朋友邀请姐妹俩到伦敦访友，玛丽安给威洛比连去了三封信，都石沉大海。偶然在一个舞会上玛丽安碰上威洛比正和另外一位年轻女士在一起，对玛丽安却彬彬有礼，神情冷淡。次日，威洛比来了一封信，告诉玛丽安，他已订婚，她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对威洛比的行为感到气愤。玛丽安伤心欲绝病倒了。

上校布兰登立刻赶来安慰她，并解释清楚，女儿不是他的，是他哥哥的已离婚妻子的女儿，上次他突然离开是威洛比诱奸了这个姑娘，又遗弃了。

这时，爱德华被母亲与露西给抛弃了，玛丽安重病在身希望见到母亲，上校赶去把她母亲接过来。这时爱德华在上校的帮助下；当上了牧师，爱德华与埃莉诺结婚了，玛丽安被上校真诚给打动了，也答应了他的求婚，达什伍德夫人对两个女儿的前程十分满意，全家人从此过上了安宁、富足的生活。

简·奥斯汀看来，有些人是有理智的，有些人则富于情感而缺少理智的。她那纯朴、简洁、灵活、生动的写作风格十分理想地表现出了她的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则使她的作品受到几代读者的喜爱。

目 录

| | |
|-----------------|---------|
| 译 序 | (1) |
| 第 一 章 | (1) |
| 第 二 章 | (5) |
| 第 三 章 | (10) |
| 第 四 章 | (14) |
| 第 五 章 | (19) |
| 第 六 章 | (21) |
| 第 七 章 | (24) |
| 第 八 章 | (27) |
| 第 九 章 | (31) |
| 第 十 章 | (35) |
| 第 十 一 章 | (41) |
| 第 十 二 章 | (44) |
| 第 十 三 章 | (49) |
| 第 十 四 章 | (55) |
| 第 十 五 章 | (59) |
| 第 十 六 章 | (66) |
| 第 十 七 章 | (72) |
| 第 十 八 章 | (76) |
| 第 十 九 章 | (81) |
| 第 二 十 章 | (88) |
| 第 二 十 一 章 | (94) |
| 第 二 十 二 章 | (102) |

| | |
|-------|-------|
| 第二十三章 | (109) |
| 第二十四章 | (115) |
| 第二十五章 | (121) |
| 第二十六章 | (124) |
| 第二十七章 | (131) |
| 第二十八章 | (137) |
| 第二十九章 | (141) |
| 第三十章 | (151) |
| 第三十一章 | (158) |
| 第三十二章 | (168) |
| 第三十三章 | (174) |
| 第三十四章 | (182) |
| 第三十五章 | (189) |
| 第三十六章 | (195) |
| 第三十七章 | (202) |
| 第三十八章 | (213) |
| 第三十九章 | (221) |
| 第四十章 | (225) |
| 第四十一章 | (232) |
| 第四十二章 | (238) |
| 第四十三章 | (243) |
| 第四十四章 | (251) |
| 第四十五章 | (265) |
| 第四十六章 | (270) |
| 第四十七章 | (277) |
| 第四十八章 | (283) |
| 第四十九章 | (287) |
| 第五十章 | (297) |

第一章

达什伍德家在苏塞克斯定居已有非常久的时间了。他们的产业特别大，住宅设在诺兰庄园，在他们地产的正中心。他家好几辈人都居住在这里，在附近邻里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这份产业的已去世的主人是个单身汉，他活到了老大年龄。在世时，好些年，都是要他妹妹做经常的陪伴与女管家的。但是她先于他十年死去，这将让他家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弥补她的失去，他将侄儿亨利·达什伍德先生一家接到了他家里。达什伍德是诺兰庄园的合法继承人，他计划把这笔遗产交给他。这位老绅士在同侄儿、侄媳和他们的孩子们的交往和友谊中安度着晚年。他对他们的喜欢有增无减。亨利·达什伍德先生和太太不仅从利益出发，而且还从善良愿望出发不断地关心他，这就给了他一种在他这样的年龄所能接受的充分的安慰；而孩子们给他的欢乐，更让他增添了生活的乐趣。

亨利·达什伍德先生的前妻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如今的太太则生了三个女儿。儿子是个稳重、可尊敬的青年人，依靠生母的那笔财产，受到宽裕的生活。他生母有一笔很丰富的财产，当他长大以后，财产的一半移交给了他。同样，在这之后不久，由于他结婚，他又增加了一笔财富。因此，继承诺兰庄园这件事对于他来说，并不像对他的妹妹们那样真正需要，因为她们靠父亲继承过来的给她们保证独立生活的那笔财产其数甚少。她们的母亲是一个无产者。而供父亲自己支配的钱也仅有七千镑，他前妻剩下的那一半财产也已经给她儿子，他只有用以保证生活的权利。

老绅士离开人世了，人们开读了他的遗嘱。差不多跟所有其他的遗嘱一样，给人失望的成分和给人高兴的成分同样多。他在遗留下他的庄园时，既没让他侄子感到不公平，也没让他感到生厌；但

他是在折损了遗产一半价值的条件下遗留给他的。达什伍德先生本来多半是为了他的妻子与女儿们而不是为了自己或儿子才希望得到这笔财产的；但是遗嘱却保证了要将财产提供给他的儿子与他儿子的儿子——一个四岁的小孩。就这样，他对他的那些最亲爱的人，那些最需要从管理庄园或出卖庄园的贵重木材获得供给的人就没有瞻养的权力了。所有都维系在那个孩子的利益上面。那个偶尔随同他的父母亲来到诺兰庄园拜访的小孩，就这样得到了老绅士的喜欢，其实那小孩的吸引力也并不比一般两三岁小孩所具有的吸引力有什么非常的不同，比如那些不完整的发音，随心所欲的热切愿望，可爱的动作，没完没了的吵吵闹闹等等，可是这竟超过了多年来老绅士曾从他侄媳及其女儿们那里得到的所有关心的所有价值。然而他也并不想表现得不仁慈，因此，作为对那三位姑娘喜爱的一种标志，他留给她们每人一千镑。

达什伍德先生的失望心情开始是非常强烈的，但他的性情愉快而乐观，并且他也完全有理由希望就这样生活许多年，省吃俭用，从已经不小的庄园的产品中积蓄一笔相当可观的钱；同时他还能够几乎是马上将庄园加以改进。但是这笔姗姗来迟的财产归他所有仅仅只有一年时间。一年之后，他再也没法活得比他的叔父更长久了，于是他给他的遗孀与女儿们留下的所有家当便是一万镑，这还包括后来增加的遗赠物品在内。

当达什伍德先生病危时，他儿子立刻就被叫来了。他以在病中所能有的全部力气急切地劝说儿子，要他对继母与妹妹们多加关心。

约翰·达什伍德先生对家庭的其他成员没有什么强烈的感情，但他被这样一种时刻提出的这样一种性质的劝说所感动，因此他保证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尽力让她们生活得舒适。他父亲听了这种保证以后，表示放心了；而约翰·达什伍德先生则有时间从容考虑：在他的能力范围内，究竟能慎重地为她们做多少事情。

假如心肠冷淡和颇有私心还不算是坏心眼的话，他也还不算是

个坏心眼的青年。一般说来，他还算能够受尊重的，因为他在履行其平时的职责时，都表现得彬彬有礼。要是他娶的是一个待人更为亲热一些的女人的话，他就会显得比如今更加有身份一些，甚至他自己也会显得待人和蔼一些。因为他结婚时还很年轻，他又特别喜欢他的妻子，而约翰·达什伍德妻子则是活像她丈夫，只是更加气量狭窄，也更加自私。

当他向父亲作许诺时，心里盘算着用送给妹妹们每人一千镑的办法来增加她们的财产。然后他真的认为他能做到这一点。目前的收入不算在内，他每年有四千镑收入的希望，此外他还有母亲留下的那一半财产。这种想法让他心情激动起来，认为自己有这种大方解囊的能力。“对，要给她们三千镑，这会显得多么慷慨大方！这将足以使她们过上完全富裕的生活。三千镑！节省出这笔相当可观的数字并不会有什么不便之处。”他整日想这个问题，并且一连几日都在想它，他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后悔的。

父亲的葬礼一过，约翰·达什伍德太太就带孩子和佣人，不对她继母说明来意，来到了诺兰庄园。谁也无法怀疑她有到这里来的权利。自从她丈夫的父亲故世时起，这栋房子就是她丈夫的了。但是她的这种行为太不文雅了，对于处在达什伍德太太这种地位的仅有普通感情的女人来说，肯定是极不愉快的，但是她心里原本有一种强烈的荣誉感，一种夸大了的大方的感觉，这样，不管是谁给与或是遭受这一类冒犯，在她看来都是一种不会为之激动的讨厌的根源。约翰·达什伍德太太在她丈夫任何一个人的眼里，都不是一个非常受人喜爱的人。但只是在此时，她才有时间表现自己：当形势需要她对别人的舒适生活能尽一些义务时，她却表现得何等漠不关心。

达什伍德太太敏锐地感觉到这种无礼的行为，而且为此而极为鄙视她的儿媳。当她儿媳到来时，要不是她大女儿的恳求让她首先考虑到离开的礼貌问题，要不是她自己对三个女儿的亲热的爱使她后来决定留下来，以及为了女儿们的原因避免和她们的哥哥闹得不

和，她本计划永远离开这栋房子的。

大女儿埃莉诺的忠告特别有效，这个女儿有一种对事物的理解和冷静的判断力量，这就让她虽然年龄只有十九岁，却有资格成为她妈妈的顾问，并且让她能经常劝阻达什伍德太太的急切心情，这种急切心情往往导致轻率，而这种劝阻对她们大家都是有利的。她有一副极好的心肠。她性格柔和与感情坚强，但她知道怎样控制它们，这是她妈妈也得要学习的一些能力；而她们姊妹其中的一个却坚决不愿学习这种能力。

玛丽安的才能在很多方面都比得上埃莉诺。她聪明伶俐，但她对每一件事情都很热切；她的忧郁，她的欢乐，都无法节制。她慷慨大方，和蔼可亲，逗人高兴，除了不够谨慎之外，她什么都好。她与母亲之间的相似点简直大得惊人。

埃莉诺关心地看出了妹妹在情感方面缺乏节制，而在达什伍德太太看来，这种性格却是宝贵的，值得珍爱的。现在她们却在彼此增进苦恼的强烈性。开始曾经把她们制服过的那种突发的悲痛又自动复发，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在她们思想上产生出来。她们完全屈服于这种悲痛，在能提供这种悲痛的各种想法中探索不幸增长的原因，而在未来或许会有的安慰中去消除它。埃莉诺也深深感到痛苦，但她还能进行斗争，她能尽自己的力量。她还能同哥哥进行商讨，在嫂嫂到来时还能进行接待，对她予以合适的关心。这就能让妈妈也振奋起来作同样的努力，而且促使她进行同样的克制。

另一个妹妹玛格丽特是个性情好、乐于助人的姑娘，由于她已吸取了玛丽安姐姐的很多浪漫倾向，而又没有她那么多理智，这个十三岁的姑娘在将来的生活中不可能有希望追上她的两位姐姐。

第二章

约翰·达什伍德太太如今让自己当上诺兰庄园的女主人了，她的继母与妹妹们已降到来宾的位置。然而，她还是用一种乏味的客套对待她们；她丈夫则认为他自己所认为的，除了他自己、他的太太和他的孩子以外，对任何人都未有给予过那么多的好心来对待她们。他以某种真诚的态度，真的要让她们的家。达什伍德太太呢，看来在能从邻居间找到一间房子之前，没有比留在这儿更合适的打算，因此也就接受了他的照顾。

接着留在每一样东西都足以唤起她从以前乐趣回忆的地方，确实符合她的心意。在从前那些欢乐的时刻，再没有人能像她那样心情愉快，或是像她一样，在非常大程度上具有那种对于幸福的满怀信心的期望，那种期望就是幸福根源。然而，在悲伤之中，她也同样被自己的幻想所陶醉，并且，像在欢乐中她的心情远远超出于安慰之外一样，此时她的心情也超出于两种情绪的混杂物之外。

约翰·达什伍德太太对丈夫打算为他妹妹们做的事根本不同意。从他们亲爱的小儿子的财产中拿走三千镑，这将让他陷入极其可怕的贫困地步。她求他在这件事情上要三思而后行。他怎么能答应在自己惟一的孩子身上取走这么大一笔数字的财产呢？达什伍德小姐们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同父异母的关系；而对于她说来，可说什么关系也无用，她们有什么理由要他大方地拿出这么大一笔钱？同父异母的孩子之间不应该有什么感情，这是大家都明白的，可他为何要把所有的钱给予他同父异母的妹妹而毁掉他自己，毁掉他们可怜的小哈里呢？

“这是我父亲对我的最后请求，”她丈夫回答说，“我应当帮助他的遗孀与女儿。”

“我敢说，他不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十有八九当时他是头晕眼花，要是神智明白的话，他决不可能想出要你从你孩子身上拿出你的一半财产这样事情来的。”

“他倒未有定出一个特定的数字，我亲爱的范妮，他只是请求我在一般的条件下帮助她们，让她们的生活情况比起在他尽力支持她们时要过得舒服一些。要是他把他的财产全部交给了我的话，大概她的生活条件早就有了改善了。他简直不会设想我会忽略她们。由于他要求我作出承诺，我也就只好答应了：至少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就作出了承诺，而这一承诺必须加以实现。只要她们走开诺兰庄园安顿了一个新家，我们就算对她们有所表示。”

“嗯，那就对她们有所表示吧，但那种表示也不需要三千镑呀。你要仔细考虑考虑，”她又加上一句，“这笔钱一旦给了人家，就再也回不来了。你的妹妹们会要结婚，这样，钱就永远要不回。当然，要是这笔钱能归还给我们可怜的小儿子……”

“噢，哎呀，”她丈夫特别严肃地说，“那就会大不一样了。哈里将来会后悔不该把这么大一笔钱给人家的。比方说，要是他有一个多子女的家庭的话，能增加这么一笔钱是非常有用处的。”

“那当然非常有用处呀。”

“那么，要是把数字减少一半的话，大概从各方来说都要好一些。对她们的财产来说，五百镑就将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了。”

“啊，这比什么都好！世界上哪有哥哥对妹妹，就是亲妹妹，有你这样一半好呢？而你的却是——仅仅是同父异母的妹妹！你就是这么一个漂亮大方的人！”

“我不想做小气事，”他回答道，“在这种事情上，一个人宁愿大方一些，而不要太小气了。这样，至少就不会有人认为是为她们尽力不够，甚至她们自己差不多也不能有更多的期望了。”

“也不知道她们所期望的是什么，”他太太说，“但我们不去考虑她们所期望的事情。问题是你对她们能否负担得起。”

“当然，我认为我能负担她们每人五百镑。这样，在她们的妈

妈死时，不用我给她们再增加什么，她们每人都将有三千镑以上，这对任何一个青年妇女来说，都是一笔特别不错的财产了。”

“的确是这样。真的，在我瞧来，她们完全不用添加什么了。她们将有一万镑来平分。要是她们结婚，情况一定还会要好一些；要是不结婚，靠一万镑的利息她们也能在一起生活得特别舒服了。”

“的确是这样。因此，当她们的母亲还在世的时候，给她自己而不是给她的女儿们一些好处，我的意思是说给她一些年金之类的东西，不知道总的看来这是否不太恰当。这样，我的妹妹们和她们的母亲同样都会感到这样作所产生的很好效果。每年一百镑就会让她们全都感到特别舒服。”

但他太太在同意这项打算之前犹豫了一下。

“当然，”她说，“这比立刻就付出一千五百镑要好。但要是达什伍德太太还要活十五年，那我们也得要完完全全地接济她。”

“十五年！我亲爱的范妮，她的生命的价值还赶不上她那笔收益的一半哩。”

“当然赶不上。但假如你仔细看一下，当人们享受年金时，他们总能老是活下去。她结实健康，似乎还不到四十岁。一笔年金是一件大事，每年都得付给，没法免除。你还没发现到你所做的这件事。关于年金的麻烦事儿我倒知道一些。由于我父亲的遗嘱上写了，我母亲曾不得不给三个获得超级年金的仆人付款。令人惊讶的是她发现那工作有多么厌烦。这笔年金每年要付两次，继续还有把年金送到他们手里的麻烦事；以后，听说其中有一个死了，后来又听说没有这种事。我母亲对这件事特别厌烦。她说，在这种没完没了的要求的情况下，她的收入不算是她自己的了。这件事也只怪父亲做得太不对了。要不然的话，母亲的钱就会完全由她自己来分配，不会受任何形式的约束。由于我对年金感到如此憎恨，所以我一定不愿把自己束缚在由一个向全世界付钱这种事情上面。”

“一个人的收入中每年有一笔这样的负担的确是一件不愉快的事。”达什伍德先生回答说，“正如你妈所说，一个人的财产不是她

自己的。把自己束缚在定期付出这样大一笔钱的事情上，决不会令人高兴，这样，一个人就一点独立性也没有了。”

“这是无疑的。并且，最后你连感谢的话也听不到一点。她们认为自己保险稳定，而你所做的只不过是她们意想之中的事，她们一点也不会因此而感谢你。我要是你呀，我不管做什么都会是完全按自己的意见行事。我决不会自己把自己的手脚缚住，答应每年给她们任何东西，因为那将让我们在好些年里面无法从我们自己的开支中节省出一百甚至五十镑来。”

亲爱的，“我相信你是对的。实际上不付年金是好一些。我断断续续不管给她们一点什么东西，都要比每年付给津贴对她们的帮助大一些。因为她们要是觉得有把握得到一笔更大的收入时，她们只会扩大她们的生活方式；这样，在一年结束时，她们却不会因此而变得哪怕富裕一点点。你讲的一定是一种好得多的办法。时不时送她们五十镑，就不致让她们在钱的问题上感到烦恼，并且我认为，我也就足以履行我对父亲所许下的诺言了。”

“的确是这样。说实在话，我倒是相信你父亲的意思完全不是你给她们钱财。我敢说，他所想到的帮助只不过是对你的适当的期望。比方说，给她们找一所舒舒服服的小房子呀，帮她们搬搬东西呀，送给她们一些鲜鱼、野味之类的时令食品呀，等等。我敢用性命打赌，他不会再有别的意思了；要是还有什么别的意思的话，那确实就特别奇怪而不合情理了。我亲爱的达什伍德先生，这样做的话，你想想看，你的继母与她的女儿们靠七千镑的利息生活将是保等舒服；此外，还有属于姑娘们的每人一千镑，这又将带给她们每人每年五十镑。当然，她们得从那面拿钱出来付给她们母亲饭费。总起来说，她们之中一年有五百镑的收入。究竟什么能让四个女人要求比这还要多呢？她们的开销非常少，将完全不会有家务管理开销；她们将不会有马车、马匹，似乎也不会有仆人；她们将不用有陪伴，将不可能有任何类型的开销！想象她们将生活得如何舒适吧！一年五百镑！我确信我想象不出她们如何能花掉其一半。至

于你还要多送些给她们，这样想都是特别荒谬的。她们将会有更多的东西送给你哩。”

“我向你保证，”达什伍德先生说，“我相信你是完全正确的。我父亲对我的要求一定不会比你所说的更多。现在我明白地了解了这一点，因此我要用你刚才所说的那种给她们帮助与好处的行动来严格履行我的许诺。当继母搬到另外的房子里去居住时，我将很快地提供帮助。那时还要给她们提供一些家具作为小小的恰当的礼物哩。”

“这个应该。”约翰·达什伍德太太回答道，“但有一件事情还必须想到。当你的父母亲迁来诺兰庄园时，虽然在斯丹希尔的家具是卖掉了，但所有的瓷器、金银餐具和亚麻织物却还保存着，这些东西现在都留给你继母了。所以，你继母一旦找到一间房子，那房子差不多马上可以布置起来。”

“这无疑是一种物质上的想法。那的确是很有价值的遗物！并且，将那些金银餐具一部分放在我们这儿，也是非常妙的哩。”

“对。还有那套早餐瓷器也要比如今这屋里的漂亮一倍哩。我认为，那太漂亮了，她们不管住什么房子都配得上。可是，事情就是这样的，你父亲想的只是她们。而我必须这样说：你无须非常感激他，也不用去关心他的愿望。因为我们特别清楚地知道，只要他能办到，他会把世上差不多的一切东西都留给她们的。”

这样的分辩是无法抗拒的。他先前还有一些果断，计划要帮助她们；最后他的看法归结为：要不是有伤风俗的话，为他父亲的遗孀与女儿们做出比他太太所指出的更多的友好表示，将是肯定不必要的事。

第三章

达什伍德太太在诺兰庄园住了几个月。在每个熟悉地方的景象不足以让她产生哪怕是短暂的强烈感情的时候，她就不愿居此逗留了。在她的精神开始复原，她的心不再以令人痛苦的回忆加深她的苦恼而可以作某种其他的努力时，她急盼地希望离开，坚持要求在诺兰庄园邻近找一所恰当的住宅，她不能住得离她所热爱的诺兰庄园太远。但她不能立刻找到这样的地方：既合乎她的舒服悠闲的想法，又适合于她大女儿的谨慎的特性。有几处房子，她本认为可以租下的，但由于大女儿稳重地想到她们的收入不能支付太高的房租而拒绝了。

达什伍德太太曾经听到丈夫讲过，他儿子曾正式作了许诺要给她们一笔财产，以便趁他在世时能给他最终一回安慰。她跟他一样，不怀疑这一保证的诚意，只是为了女儿们的原因，她才带着满意的心情想到这件事。至于她自己，她相信比七千镑少得多的一笔供应也能撑持她过上富足生活。同时，为了她们的哥哥——为了他自己的那些感情的原因，她又兴奋起来，并且责备自己以前是以不公正的态度来看待他的优点，认为他不可能慷慨大方。他对待她本人与对待他妹妹们的彬彬有礼的举动，让她深信他对她们的福利是深为关心的，因此在好长一段时间内，她都坚定地相信他是个心胸宽大的人。

在很早之前，在她认识儿媳时起就产生了的那种对她的看不起，当她在儿媳家住了半年，进一步明白她的人品以后，这种看不起益发增长了。大概，要不是发生了一些特殊情况，使得她的女儿们认为继续在诺兰庄园居住下去是更为恰当（按照达什伍德太太的意见）的话，不管达什伍德太太怎样从礼貌或是母性的感情等各方